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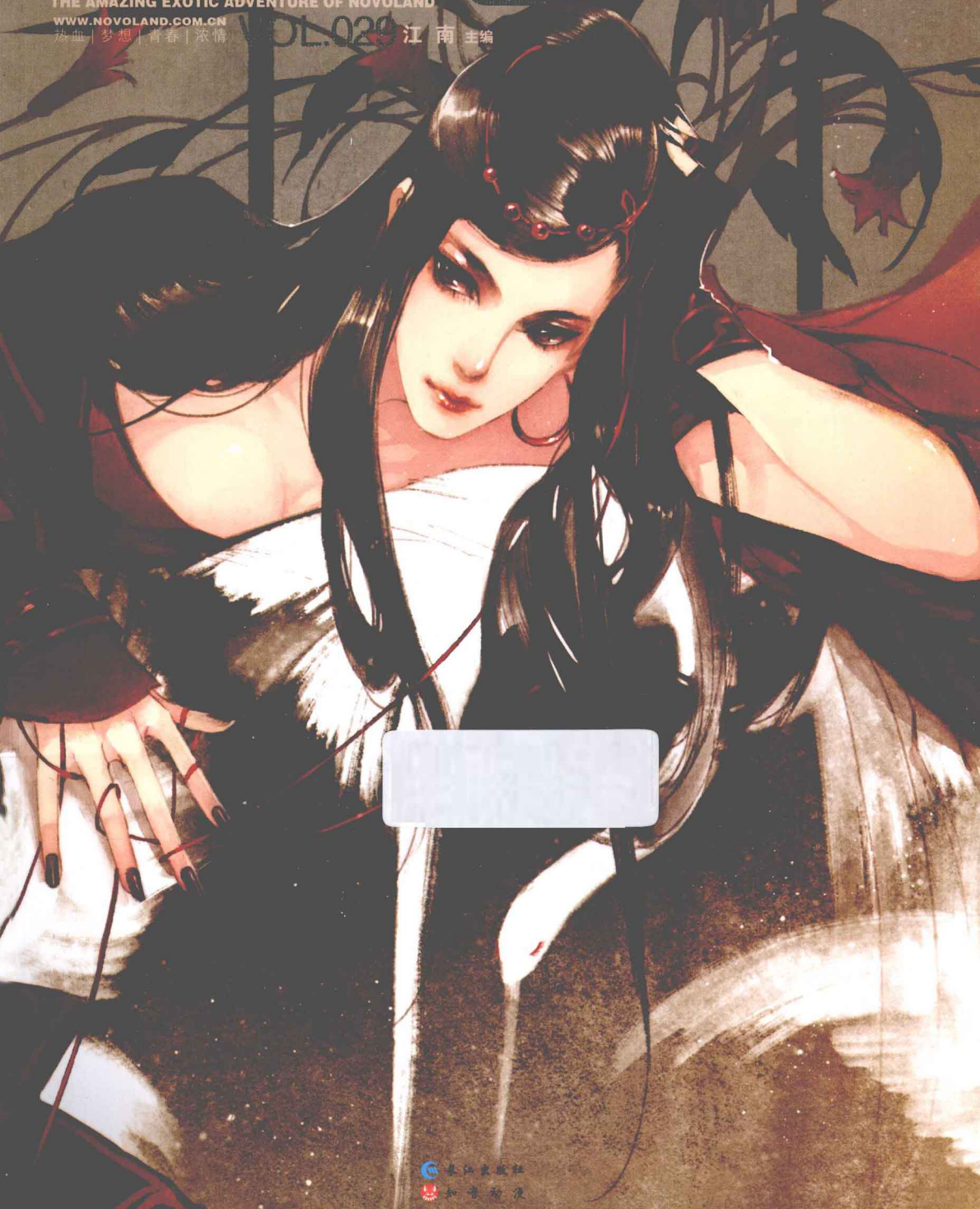
九州志

THE AMAZING EXOTIC ADVENTURE OF NOVOLAND

WWW.NOVOLAND.COM.CN

热血 | 梦想 | 青春 | 浓情

NOVOLAND 029 江南 主编



地理志

異魁悖譚 終章

Fantasmal Novmperor The Egd

Written by ISOTONE / 島神

Illustrated by TRYLEA / 特理雅 / 谷根

地理志

異冠悖譚 終章

Phantasmal Novameroy The Erid

Written by ISOTONE / 島津

Illustrated by TRYLEA / 三浦理紗 / 奈拍

我是在熙园旧宅发现这本无名之书的，看见的时候灰尘堆积的厚度已经超过了扉页，封面没有任何字，书名或者作者名，一律没有写下。

唯有书中一幅幅技法精湛的水画，皴法宛若当代大家。

字句的墨迹，页页的画作，都不由让人想象一个无名的旅人，背着自己的行囊，走过西陆的毒沼和北

陆的荒原，在宁州的青森听风中的鸟鸣，乘船在海市里闻见异香飘散。还有那些掩埋在月光中的暗夜传说，深夜里细细的低语，依鬼熟悉的面容和僵硬的动作，让人夜半读来，心生畏惧。

如果一个人看过世上所有的风景，听过久久搁置的刀剑的低鸣，那么对他来说，现实和想象的界限一定很稀薄吧。真羡慕啊，那些鬼魅与人同行的时代。

洩海閔山

大陆之上虽有千峰万壑，然人志之所向无所不及；海洋之上虽一波荡尽，然舟之所往深不可达、广未可尽也。即便是带千万金珠去问海上行船一生的老水手，能否行船去海上景色最瑰丽奇妙之所在看看，得到的答案一定是这样的：想看最玄妙的所在，可以指给你，但是我不与你同住，因为你看过之后便不可能回来。水手相传的最玄妙所在便是洩海閔山。

关于閔山的传说着实不少。有人说閔山是从瀚海海底长出来的，连山石岩盘都是巨兽骸骨，不是人间所有；也有人说閔山是神魔所居，整日电闪雷鸣，海浪如沸腾般滔天卷起，穿云蔽日；甚至有人说，这里是龙神埋骨的墓穴，龙神不会庇佑凡人，擅入者唯有死路一条。可是落在实处的记录却几乎是空白：閔山地貌不明，物产不详，没有任何野史轶事与之相关，准确的消息唯有閔山的位置范围。“瀚州云州中州间隙有水，名曰洩海，洩海相去三州最远处有山，名曰閔山。閔山方圆十数里，青空晴日与乌云蔽顶有一线之界，帆桨之距，生死相隔。”而这仅有的消息，是用成百沉没的船只，和上千一去不复返的水手换来的。

若想从閔山死域中返航，能依靠的不是物力人力，也不是经验技巧，而是运。历史上曾有此等运数的，不多不少，只有一个，此人名曰柳楨。

本来在三海之间往返的商人，多是在几州之间倒卖商品，在瀚州收购毛皮运到宛州，再从宛州买入丝绸卖至瀚州，随着时间推移家财便越汇越多。柳楨则不同，他白手起家的时候连买一尺丝绸的钱都没有。他只身一人跟着一个采珠的船队卖命做水手，凡是漂流到沉船众多的暗礁、或是人迹鲜至的岛屿他就只身上岛搜寻，见到什么奇珍便带回宛州，去黑市卖，最终建立了自己的船队，成了一名海商。可能是天生就有商人的气运和敏锐，柳楨的船队带回宛州的第一件商品就是重生之花——星牙县。宛州黑市这样称呼他——路遗奇珍柳楨，他的货品总是会成为宛商最珍视的宠儿。

然而一花成名的柳楨生意却做得异常艰辛。

在柳楨二十二岁时，当时的江家家主向这位怪才抛出了橄榄枝。当时柳楨刚刚从云州出海回到宛州，数量众多的骨骸器皿饰物玉石甚至木质奇特的树桩摇摇欲坠地堆在一起，用独轮板车载着穿过宛州繁奢的街，柳楨如水手一般，腰间挂着缆绳，在车侧跟随。一架紫帘马车堵住了他的去路，一柄折扇从帘后伸出，扇柄用鎏金绘着大风家徽，“路遗奇珍虽有盛

名，却无家产，全部财富一车便能装尽。何不与江家联盟，家业可用天下来盛。”

柳楨听罢，从车夫手中抢过板车的扶手，哗啦一声，将一车货品全部撒在了地上。紧接着柳楨反身一跃，平稳地蹲在了车上。柳楨指着自己的胸口，又拍了拍车板，“我的家财是我眼曾见之景物，我心所识之美丑。不消一车，一人便能装尽了。”

比起往返于繁华的商路聚财，他更偏爱去一些偏远奇异、人迹罕至的地方。他唯一需要的家业就是船队，他去海上、去西陆、去浩瀚洋，去无人踏足的土地上历险，在航行中只要有风物见闻，他就会绘图描述记录在册。卖得的钱就用来修缮船只、购置食用再次出航。

可是这一次拒绝，转动了他的商业命运的舵轮。终会蓬勃成强劲对手的幼苗若是无法拉拢，自然是应该早早烧尽。柳楨的生意很快受到了江家的排挤倾轧，虽然表面上还能勉强出海，但实际上已经亏损得几近中空了。

二十六岁的柳楨终于只剩最后一次出航的资本，他已经没有余力再雇船员，只身跨上缆绳，驶一艘小船入了洩海，他打算将这最后一次航行赌在云州。航行至接近洩海中央时，一个遇难者般漂在海上的人闯入了他的视线。水手们约定俗成，海上遇到漂流者必救，柳楨放出缆绳将这个人上船拉上。这竟然是个年过古稀的老人，皮肤上斑斑駁駁尽是伤口，虚弱得说话都困难，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在汹涌的海潮中活下来的。老人说自己叫做南嘉辰，他尚有一心愿未了，此行必须要去洩海閔山的交界处。南嘉辰说着随手在地上画了两个图腾的样式，都是柳楨闻所未闻。他说与閔山相距半日海程就有一处荒岛，岛上有形状诡谲的奇石和雕刻着图腾的地画，岛边暗礁沉船众多，船里也有不少宝石和工艺品。

“完成此愿，我便告知你道路，帮你弥补这四年来所有亏空。”

柳楨没有犹豫太久，他本就无意拒绝将死之人的请求。况且，即便荒岛一说是个骗局，他也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被骗走的东西了。只是去往閔山边界，又不是进入死域，对他这样见识广博的水手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

然而，总有些事情不是经验与超乎常人见识能够应对的，比如在暴风雨中折断的桅杆。柳楨的船在距洩海閔山还有一刻钟路程时，正好行至海底火山的上方，混合着灰质的海水带着轰隆巨响垂直向上喷起数十丈，海啸与暴风雨瞬息间向船体压迫过来，桅杆应浪而断。虽然柳楨勉强稳定住了船体，顺着海浪退出了风雨，但是更糟的局面就在他们眼前——船直冲向了閔山死域的边

界。没有桅杆，已经不能变换航向。

低头看晴空乌云交界下的海面，游鱼的尸体接连翻动上来，那里就像被死亡之刀一刀划下，闪着荧光的水母只是在边缘轻轻一碰，便瞬间湮灭枯萎，化成一朵朵炭粉漂成的花。游鱼的尸体间隙之间，隐约能看见海里断裂船体的残骸。

只在须臾，柳楨的船已经扎进了死域之中。船头上方阴沉的天空被浓厚堆积的漆黑云体笼罩，云体间闪电穿梭，雷响不绝，黛色的海面下仿佛压着青黑的火焰，随时会爆发出毁天灭地的风暴，船尾却仍被阳光晒得发烫，眼见有去无回的传说就要应验在他们身上。

既然已经回天乏术，不如用生命的最后见证涣海冈山的传说。柳楨立上船头最高处望向雾气最浓的地方。乌云之下，惊雷直击向冈山，照亮了整座山体。就像是一对巨爪相合，从海底破浪而举，将那片乌云挡在了太阳下面。那对山峰棱角分明，形状栩栩如生，似有鲤鳞鹰爪，指爪间有闪电相绕，让人分不清是闪电击上了山峰，还是山峰玩弄惊雷于股掌之间。山体有数十处雷电也照不亮的深邃孔洞，似穴似墓，睥睨着整片海域。

还没来得及惊叹于冈山的奇景，一道浪墙瞬间腾起，完全遮挡了柳楨的视线，浪头与船身的冲击发出一声巨响，咸腥的海水劈头浇了下来，将柳楨摔在甲板上。“此间再无一物可容凡人窥视，尔等去矣。”强劲的风忽然从船尾吹来，在乌云上留下一道裂纹。船头那一道浪墙被从海底翻起，于周围逆向往奔腾着，推着船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急速倒退，柳楨再回头看船尾，南嘉辰不知何时竟已不在了。

船被推着远远背离了冈山海域，足足逆行了半日才稳稳地停在一处海滩边。从深海到浅海，奇迹般轻巧穿越过无数礁石，却没有任何致命的磕碰，甚至连停靠时都没有震动颠簸。惊魂甫定的柳楨这才松了一口气。

鲛人海市

我曾在中州天启见过数十颗拳头大小的明珠相连成座，也曾在宛州见过十丈绡绸轻易穿过豆蔻少女的指环，甚至在宁州，一树高的珊瑚能让羽族舞者在梢头翻腾起舞。三样奇珍的主人皆说，至美之物皆是产于鲛人海市。七陆之于世间，不过棋盘一隅，地中海与浩瀚洋之所覆要宽广岂止数十倍。我虽已遍游四方，却未曾穷极汪洋，实乃遗憾。我决定从宛州离港，去鲛人海市一观。

世间并没有什么能通往海市的航线图，每个遇到过鲛人海市的人都曾在不同海域闯入，闯入后所见的景象也全然不同。一位宛商描述，鲛人海市虽在海底，却是一座华美木楼，金雕玉瓦上都看不出被海水腐蚀的迹象，美姬擎着银壶佳酿穿梭，饶是登云阁当年鼎盛时也不过如此。而一位羽人却说，海底有树，直通海面，树干通体发光，连枝叶都是亮的，从那光中能感应到月力，常人也同鹤雪一般随时都能展翼。唯一相同的，是他们留下的赞叹：此生最虚妄、最渴望亲身得见的幻想，尽数在海市亲眼见过。

环视海滩，正值退潮之时，海滩上的水面痕迹在很远处，无数暗礁裸露出来，断掉桅杆的船体一路被洋流胡乱冲撞，竟然没有撞上任何一块。距他们不远处正有一艘船，船上有不少石雕图腾，与南嘉辰之前的所绘完全一致。

柳楨的船已不能再行驶，但是仿佛上天眷顾，这艘不知已停靠在这里多久的船居然尚未损坏，足够他完成剩下的航程。

回到宛州之后，柳楨从荒岛上取得的图腾石雕很快就都被收购了，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碍。而所换回的金钱不多不少，正好等同他自二十二岁起，因江家的倾轧所亏损的总额，锱铢不差！

自此，柳楨再未入涣海一次。他在航海日志中这样记录：涣海冈山已非人世，若无搭救嘉辰之鸿运，想来窥伺天机则命数当绝。而凡间造化之美，吾此生皆已穷尽，再无憾矣。

我事后根据这本日志去往冈山死域的边界看过，乌云浓雾之中仿若有山，但看不真切。离边界尚有一里之遥船家便不愿再靠近了，若是凡人见了命数中不应窥探的事物，则命数气运皆会断绝，不如避之让之，可能这就是海上行船之人的智慧吧。

到这里，这本《异魅怪谭》全书本该算是完结了，柳楨的故事比及之前，都更令人不信几分了。

只是再一看去，最后还有几页。只是这几页是用不同的纸张嗣后裱糊上去的，不但行文体例和先前完全不同，看得出来连字迹都不一样了，似是后人伪托所作，这样和前文到底算不算同一本书，我也说不准了。



闯进海市的那天，我的船正在滁海岸上漂荡。在船头的西南方向，我看见了一座浓雾缭绕的岛屿，植物枝叶的颜色从白雾里透出来，竟然是赤红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植物，于是决定登岛一观。走下船细看才发觉，两侧夹道的树木都是粉白色的珊瑚，圆润的明珠与剪裁成花叶的锦缎点缀其间，有淡淡的龙涎香气。赤红色的鲛绡厚织从船下引出一条宽阔的甬道，窈窕柔軟的鲛女脸上蒙着白纱迎向我，她们用湛蓝色的眼睛朝我微笑，她们轻盈扶住我的手腕，用鲛尾磨蹭着我的腿，将我引至鲛绡的另一端。不知何时，我竟已身在海底，是珊瑚与明珠的光辉将海水从深靛照成天青。

倏忽间我便到了鲛王宫殿的正门前，我并没有攀爬台阶，回身望去，却已在数千级台阶之上。大殿中宝石随处成堆散落，金银珠玉就像是随意堆放垫脚的木凳草垛。一位英武硬气的鲛人男性头戴冠冕等在大殿中央，他用侧生鳞片的手臂挽住我，我同他一起坐在殿中的磅礴御座上，引我入殿的鲛女则将我环绕，她们有一种特殊的座椅，尺余的明珠上被雕成浪花纹样的幼幼红珊





湖擎起，她们坐在明珠上，鲛尾盘上珊瑚，宛若紧贴爱人的身躯。

“远方来的的客人，你有什么愿望？陆地不能给予你的，大海皆能满足。”鲛王不等我答话便击掌两次，响动之余荡出两条波纹。鲛女们顺着波纹荡开的方向弯曲着腰肢，应声而散，转瞬又再次聚集，将一个莹白的碎碾放在了大殿中央。鲛歌微响，碎碾的壳子打开一条缝隙，壳中竟卧着一位着红色鲛绡的鲛女，她袖上挽着舞绸一般的鲛绡，纤长柔軟的腰肢用软金腰带束住，手中却持着一支分水刺。

随着贝壳渐渐上扬，鲛歌中的铿锵之声越来越强，那个红色的身影利落地滑至大厅中央，舞动了起来。她在自己的剑光中转折，蔷薇红的舞裙猎猎飞起，分水刺抛下大片寒冽。她轻盈得像一片红叶，飘在寒风中。

一曲舞毕，红衣舞女盈盈来到我的身侧，我向她致礼：“山中风雨声，翻作流云舞。好！”鲛王的表情别有意味，但并无责怪意味，反而有些赞许：“看来客人虽然懂得欣赏美人，但志之所在并不是美色。还请随我去殿外一观。”

我随着鲛王向殿外走去，隐约觉得门外的光比进来时还要亮不少。站至殿前，殿外站了数十名鲛人将领，或持水刺枪戟，或持珠镜珊瑚，他们齐齐躬身行礼，弯低的背上铺着各色的发。再往下看，近千级台阶上被鲛人兵士站满，银色的战铠显得天青色的海水几乎透明。最前排的将领脖颈一仰，鲛歌的声音从他咽喉溢出，由近及远层层传递，最终汇成一处，又戛然而止。数万甚至更多的鲛人战士在歌声停滞的瞬间齐齐下拜，骤然到来的静默中，肃穆更浓。

鲛王一挥手，几名战士手持丈许宽的铜镜走上前，镜中影像闪回，海底城市的全景缓缓展开，海底的深沟峭壁中植物随浪轻摆。我被镜中的景色吸引，饶有趣味地看着火山喷涌，游鱼相逐，万物沉浮。“这便是我们水族眼中的世界，其宽广丰富胜过陆地千万倍。这海底的天下，是否能让客人满足呢？”我回身向鲛王致谢，“我素有遨游天下四方之志，今日方知吾所知四方远非天下。”鲛王微微疑惑地看着我，摇摇头，一躬到底，“只怕客人所求，亦非止步于天下。不知客人可否直言。”“溯本还真，逆流而上，知道万事万物因何而起因何而灭。仅此而已。”

答话方毕，一条水波龙卷将我裹了起来，眼前的银

白的将士，朱红挑檐的宫殿和湛蓝的海水飞速旋转起来，化成一片灰蓝的水流，将我裹挟着冲向西方。很快我落进一扇巨大的瀑布中，身体两侧是不断下坠的水，水流的重量硬得我勉力才能直起脊梁，却也推着我不断向深处去。经历的一幕幕从我的眼前闪过，前几日在船上的时光，在雷州时光，一幕幕的岁月在眼前飞逝，同星光、日月、天下的一切一起，被这面瀑布吞噬，归于虚无。瀑布深处似乎有一眼灰蓝，灰蓝不断旋转着扩张，中心化为深邃的洞黑。我的直觉告诉我，世界的本源，就在那片洞黑之中。第一次，我感觉到欣喜占据了我的心，我竭力向最深的一点看去，想早些窥见心中所求。

倘若就要看清的时候，洞黑的中心突然裂开了一条口子。耀眼的光挤进漩涡中，瀑布里，吞没了奔腾的海水，照进我的瞳仁，刺眼的光线让我闭上了眼睛。

再次张开双眼的时候，我依然站在自己的船头，船头的西南方向是一座雾气正不断减淡的小岛，岛上无草无树，只在地上结着一层灰白的盐碱。我依着记忆下了船，向岛的深处走去，在龙涎香气最浓的地方看见了一只三尺有余的甲壳。甲壳接近圆形，两侧有钝尖，还拖着一条细长的尾。雾气不断向甲壳中回涌，越聚越浓，接着凝结成一颗拳头大小的奶白明珠，回神过来的时候，珠中似乎还有光晕流转，定睛再看，珠色由光润转暗淡，最后竟然一丝丝开裂了，细碎成灰散去。

此时我方才明白鲛人海市的玄妙。巨鲨的遗骸是蜃怪最喜欢寄居的场所，鲛商将蜃怪豢养在巨鲨的壳中，蜃怪感应到商人各自心中的欲望，便幻化出不同的海市景象，是以鲛人的所在才不会暴露在外人眼中。而我刚刚所见，也不过是蜃怪因我的内心欲望所化出的幻梦一场罢了。本来幻境一旦触动，便再难自己脱离出来，若我只是一个凡俗，或许只会为那些胜景所震慑，继而懵懂回转吧。

只是或许知晓世界的秘密，即便是对能幻化万物的蜃怪来说，也太过巨大玄妙了吧，它终究也是幻化不出的。本体无法承受，幻象也跟着崩塌消散了。

只是此来也并非全无收获，蜃龙虽不知道答案，却也指出了答案所在呀。

山海尽头·归墟

看到上一段故事，我把书放了良久，几乎不能呼吸。

到了这一段文字，依旧是先前不同的那种，只是纸面微有褶皱，墨迹偶有晕开，似乎是被水浸泡过的样子。我得过祖上一门秘法，用油布包裹书页，再在冰室之中搁置一段时间，可以平复纸张褶皱，尽复旧观，如此做下后，连猜带蒙总算勉强辨认字迹。前番的叙述已经让人叹为观止，若真是亲身经历，能让蜃龙破碎，这必然不是凡人。

隐隐觉得下面的文字会愈发藏了不可言说的宏大奥秘，心中有个声音在催促，却也又有恐惧在抗拒。那人真能穷尽世间的奥秘么？老人常说，卜者不祥，知道太多秘密的人，注定早夭。我又是否能有这种福德，继续窥看下去呢？

我把书放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中，每日寝食难安，要和心中的好奇做搏斗。最终，那些吸引我神往的故事还是战胜了恐惧。

从记叙体例上说，这篇与之前各篇都不相同，似乎是一段海事录……



Illustrated by 季若

没有鼓翼而飞的仙人居住的仙山，没有不死仙药，只有巨大的空洞，空洞，空洞。

玄月号瞬间被吸了进去，却又仿佛有无数个世代那般长。

一切都被拉长，拉长，我低头着手，手指却被拉伸得无限长，长如天地。我知道，并非我低下头去，而是手指已经被拉长上来。

果然我又见到了自己的脑后发带，和鞋底。

遍视，照见一切。

此一点，已是全部。

我在飞落，却仍在停滞。

这一瞬，即是永恒。

在永恒的瞬间，我闭上眼：

山岳一般的过去冲撞过来，我的，他人的，世界的，过去的过去，现在的过去，未来的过去，一齐涌来。

求仁得仁的不动如山，白发的穷究之心与恋栈不去，不可抑制的愤怒和守护，黑发黑瞳的不平愤怒，虚幻一体的随心所欲和最后的也是最初始的、不能忘却的红衣铁甲的一夕剑舞……如同流水一般，洗刷过去，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静立不动。

所有即在此的，也是隐去的。

大地上，千千万万的热血在随着旌旗奔腾，一往无前，却有坚壁在阻挡，誓要分崩同心共誓……

无垠的天空下，大地裂作三分，在周而复始地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令创口不能愈合，却也不能死去……

黑暗之中，无数黑衣黑袍之人隐没了面目，将种子撒播在地上，又在苗裔未曾生长成熟的时候割去，如此反复，天空愈发昏暗。昏沉中，有七个人团坐，一把算筹被高高抛起，如同雷闪，如同电耀，然后光芒生发，扩大，耀眼到不可直视，包容万千，火红色的光芒披背大地。

再往上，往上，往上，

一片白云飘来，上有一人，坐在永恒的圣树上，树根向上，树枝向下，他用一把锋利的镰刀收割了地上已成熟的庄稼。

一分为二，二分为三，又化为亿亿万万，无穷无尽。

地上，武士们站起来，争取荣誉，杀死敌人，享受丰饶的战果。

那些敌人，他们早被杀死，勇士们，只是充当胜利的象征，去杀敌。

战士之中，有七个最武勇者。

第一个战士身背刀剑剑砍，万刃加身而不丝毫损伤，那些被他看上的敌人皆遥遥死去。

第二个战士锐不可当，他走向哪里，那里的一切生灵尽皆死去，无能阻挡分毫。

第三个战士重若山岚，他尽力压下，众水亦变成血水。

第四个战士目力极远，在天边的敌人被看一眼，便疼痛无比，因而口吐污言秽语，咬自己的舌。

第五个战士后力无穷，战胜了一千个敌人后还要再战胜一千个敌人。

第六个战士变化万端，从没有人见他同样的方式两次夺取敌人的生命。

第七个敌人没人见过，地上一片黑暗，只有莫名的死者。

不尽的杀戮下，一张巨嘴在等待。

坚战的圣者和持国的战士，

进入那不可思议的嘴，

遭到各种各样的人杀戮，

遭到各种各样武器砍伐，

遭到各种各样的谋划陷害，

还遭到火焰焚烧，

他们这样进入那大能的身体，

犹如条条江河激流，

汹涌奔腾，流向大海，

这些人世间的英雄，进入那燃烧的嘴。

犹如成群的飞蛾迅速扑向，

燃烧的火焰，走向毁灭，

世上的这些人们迅速进入，

如同红色的葡萄酒进入酒樽，

血便即涌出，

这些嘴，便走向毁灭。
大能用这些燃烧的嘴，
舔着吞噬一切世界，
炽烈的光芒烧灼万物。

云端上，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佩戴着头冠，
握着镰刀，举着权杖，
光团到处闪耀，难以看清，
星辰火焰围绕，无边无际。
不喜悦，不忧伤，
不憎恨，不渴望，
无所企盼，
世界不畏惧他，
他也不畏惧世界。
到处有他的手和脚，
到处有他的头和脸，
到处有他的眼和耳，
居于世界，包容一切。
他不可区分，又仿佛
在众生中可以区分；
而作为众生的支持者，
他既吞噬，又创造。

他开口道：
不要注视深渊，
当你窥伺深渊，
深渊也必窥伺你。
全心全意地求我庇护，
凭我的恩惠，
我必告诉你，
最秘密的智慧，
我必让你执天上与地下的权柄。
因为我十分喜欢你，
要指明你的路途所在。

你要思念我，崇拜我，
祭祀我，向我敬礼，
我保证你会达到我。
谁在信仰我的人中，
宣讲这个最高秘密，
以我为至高崇拜对象，
无疑他将达到我这里。

我于是看到，
光明之路和黑暗之路，
两条永恒的世界之路，
一条路去后不返回，
另一条路去后仍返回。
圣战！圣战！圣战！

愚者 项泓
于心所极处、目所穷处、山之绝顶、沧海尽头。

那记叙，令人恐惧到不能自己。

这是何等的荒谬，又是何等的真实。在海天的尽头，地极倾颓的所在，一切的奥秘，就直直躺在那里。这奥秘至高至大，至神圣，也至秽恶。

我回过神来时，最后的书页已经被我撕下，扔在灯烛上焚烧起来。

然而那些读过的语句，却如同毒蛇般噬咬我的心灵，令我夜夜不得安眠。每一闭眼，地心炎火中的大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随着时日迁延，越发形象真实，巨大的散发着硫磺气息的大嘴日渐迫近，令我不得入睡，每每从泥水一般的汗液中惊醒。

当我窥伺深渊，深渊也在窥伺我……

-THE END-

偶的奋斗

江南

我只写过三本半书……这是任我行的梗……一本《此间的少年》、一本《九州·缥缈录》、一本《龙族》，剩下的半本是《上海堡垒》。

我写的其他书都能归入这几个门类之中。

这个名单不是根据我的喜好来的（我最喜欢《上海堡垒》），也不是根据作品质量来的，而是根据销量来的。

前面三本书出版的时候都是市场奇迹，在座搞过出版的都能同意个80%对吧？反而是《九州·缥缈录》在里面略逊色点，但它的死忠读者太多，所以我很少承认这一点。

这三本书的风格都不一样，这是我最得意的地方，写过三个不同类型的畅销书，而且每本都能用销量说话，中国的畅销小说家不多见吧？

每次我跟出版社谈合作我都这么说，我说我要是做成一次没准是走狗屎运，我要是做成三次那就是我有这个本事，那么我还能做成第四次。

就跟路明非屠龙屠到第三次，傻逼都看得出他有问题，所以在《龙族IV》里他开始有麻烦了。

言归正传，其实我这么说不是对读者炫耀我的成就，我有更好的办法来对读者炫耀，比如讲我们首印多少万册。如今这个数字大到需要四个印刷厂同时开工，同行都不信的地步。我只是想说为什么我们那么在意销量呐？

因为作为畅销书作家，你是要给所有操中文的读者讲故事的人啊，你写书不是来炫耀逼格的啊，随着最近两年写作任务越来越重我都快变成职业作者了，我要做的这项事业不是跟诸位读者表现我的风度、风骨和风格，而是把我的灵魂包裹在最容易被读懂的故事里讲给几百万读者听。

小说永远分为两部分，灵魂和糖衣，灵魂常常是苦涩的，糖衣往往是有趣的，一个作者也许能做出多种糖衣来，可是灵魂往往是一致的，因为书的灵魂代表着你的人生啊。

所以《龙族》里恺撒冲上去救楚子航的时候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他也有着蛮族帕苏尔家的灵魂吗？

《上海堡垒》里江洋和吕归尘在面对姑娘时的犹豫和勇敢也是相通的。

那狮子般的少年路明非和虎一般的少年姬野难道不像么？

还有那些变化莫测的女孩们，象征了我青春少年时代对女性的迷惘……嗯嗯……

在我的书里天下遍地都是帕苏尔家的男人，他们谁的奴隶都不做。

我很无奈改动点小说就有读者对我表示迷惘痛苦和悲伤，因为他们的青春被改动了，其实事实上我并没有改什么东西，主要修改了语态，把完成时切换成进行时，或者省掉一些修辞。兄弟姐妹们我并不是你们青春的一部分，你们青春的一部分是你们曾读过的小说，有朝一日你们忙于娶妻或者生子忙于赚钱不再读书的时候，我还是会继续写书，把我的灵魂塞进各种糖衣中售卖给很多读者。魔鬼就得这么当啊，大家吃了我带糖衣的药，才知道这天下灵魂的苦涩，只有几百个人看过的逼格甚高的小说有什么意义呢？这只是身份的标记，就像某人爱用的LV包一样。

介就是偶的奋斗，请在你还是帕苏尔家的男人或者龙格家的女孩时为我擂鼓，如果你要走向更广大的社会自己去体会它的苦涩和艰难时，也请记得我还在这里奋斗。

CONTENTS 目录

001	地理志·异魅怪谭·归墟章	ISOTONE/TRYLEA
002	地理志·涣海冈山	青箏/TRYLEA
003	地理志·蛟人海市	青箏/陌路师
006	地理志·山海尽头·归墟	ISOTONE/李诺
010	卷首语	江南
012	无尽长门II·亡歌	ESC
014	皇极秘藏·续命师	妖魔君
022	九州·萤火(上)	宁昼/伊吹五月
	照姬 流离 誓约	
048	无尽长门II·亡歌【大结局】	唐缺/子虚郎
	信仰海战 归途	
	长夜幻歌·返魂香·夜洛浦【二】	多多/官鬼
	破咒 沙场 众叛	
	玄澹·湘妃竹剑·	冥灵/夜夜袭魔
	奇凉降魔 武魂	
112	蝉	饮韶/阿飘
	魅石心魔	
132	玉挑	春十三少/官鬼
	杀局 日坠 无界	
159	牧事界·买刀	钻咖
174	素描课·终章	紫澜羽/阿琉
186	皇极经天	ISOTONE
169	周刊	麦荏
177	九州同学会	阿淳





终极谜团在暗夜中揭开。
长门借、尸舞者和深海鲛人，
海之渊的咆哮，
大雾中吟唱出的亡歌，
不过是万事的表象。
深海之下，
隐藏了无数惊天之秘。

一切命运的起承转合，
宿命似鬼船在海上沉浮，
终于在此刻汇成，
最狂潮的爆发。

变星眠，究竟将走向何方。
这道道长门，跨过之后，
迎来的是凄枪、欢悦，
生机，抑或是杀意？

无尽长门Ⅱ·亡歌
唐缺三十万字九州长篇
震撼大结局
登场！



ENDLESS
CORRIDOR

唐缺 ◆ 著

详见P.33

敬请期待《无尽长门》单行本
即将上市！

插图 ESC

静谧湖水之中，
盏盏莲灯亮起了，
幽蓝隐秘的光泽，
每一朵，都是一颗待采撷的生命，
不知何时，便会骤然熄灭凋零。

星空秘藏

续命师

Illustrated by 妖魔君
Text by ISOTOME/紫渊羽

天地之大，命数无常。
总有人乐生畏死，
而位高权重者，尤甚。
精擅太阳一岁正链路——生忌之道。
续命师们以秘术结血印，替生死。
以无关人等为皇家血脉避去刀剑之伤，
却视凡人性命为蝼蚁踩于脚下。



山野间樱花烂漫的时候，
他选中了少女红樱。
娇嫩如枝梢花朵的女孩涉世未深，
无邪地叫着宸哥哥的名字，



郁宸行迹踏遍九州河山，
寻找与皇室命格相似的少年，
许其家人以荣华，买断他的一生。
他与选中少年以血结咒，
令其许诺以身为皇室挡去血光之灾。
刀剑之伤，刺入贵胄之身，
伤痕只会加诸于凡俗的结咒少年身上，
这样的猝然死亡，郁宸已见了太多。



“妈妈说跟着宸哥哥入宫有锦衣玉食
可红樱不稀罕锦衣玉食
妈妈是不要我了么？”
“不，妈妈只是不忍心红樱一起受苦啊。
男人的眼神温柔。”

